

# 岁月悠悠 母爱绵长

编者按:

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,是专属于母亲的节日。母亲,是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,母爱如细水长流,无声却深远,那些温暖的怀抱、无尽的关怀、耐心的教诲,都化作成长路上最宝贵的记忆。本期,让我们一同分享与母亲的故事,回望与母亲共度的温馨时光。

## 母亲种菜

蓝善文

老家屋后有一块狭长的自留地,在生产队的年代,为了解决温饱问题,这块自留地曾种过玉米、洋芋、红薯等,帮助我们全家度过了艰难的岁月。小时候,在青黄不接的五月,肚子饿得咕咕叫,能喂一个自留地里的嫩玉米棒吃,便觉得很幸福。温饱问题解决后,这块自留地成了母亲辛勤耕耘的菜地。

在这块菜地里,母亲用勤劳的双手细心播种、育苗、施肥、浇水,种青菜、豆角、黄瓜、苦瓜、南瓜、红薯、芋头、辣椒、西红柿等,辛勤的汗水让地里的瓜菜长得结实诱人。一年四季,母亲都让菜地呈现一片翠绿的景色,她的双手像变魔术一样,变出鲜嫩的瓜菜和丰满的红薯芋头,吃起来美味可口。

母亲菜地里的瓜菜有特殊的味道,也许是直接从地里采摘比较新鲜,加上从不施化肥,吃起来口感自然与市场卖的不一样。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一点,就是菜里包含着母亲辛勤的汗水。一旦我夸赞种的菜好吃,母亲都会高兴地对我说:“我可是干活的好手呢,种的菜品种子好,又没有农药,施的都是猪牛粪便,你们在城里买的哪比得上嘛。”

我刚到城里工作时,也把母亲接到城里生活,想让辛苦一辈子的母亲好好享福。可是,只来了一个星期,母亲就坐立不安了。我下班回来时,常见她从窗口向外望,那正是老家的方向。“在城里什么都不做,吃了睡,睡了吃,很不习惯,这样下去恐怕会闷出病来。”母亲说,她要回老家种菜,松松筋骨,身体才舒服。于是,母亲拒绝我的挽留,又回到她的菜地里劳动去了。

到了古稀之年,母亲仍有使不完的劲,像陀螺一样整天在菜地里转。锄地、开行、播种、除草、施肥……她很认真地在菜地里耕耘。每次回去,我都给母亲一些零用钱,劝她不要再种地,要保重好身体,安安稳稳享清福。母亲却依然故我,说自己是劳碌命,停止劳动才更容易生病。

有一次我回老家,正在村里帮奶奶家唠家常的母亲知道后,马上跑回来,去地里摘菜。当看到弟媳已从其他地里摘菜回来煮给我们吃,她表现出失望的神情。回城时,她坚持把摘的菜给我们带回城里。

这时,我终于理解母亲为什么喜爱种菜了。其实,她是为了我们而种,对我们的牵挂是她种菜的动力。吃着母亲种的菜,我们才会想起家乡,才会回家看看,才会记住家乡。母亲种菜,就是种下思念和期望,让在外漂流的游子找到回家的路。

如今,母亲不在了,每次回老家看到屋后的菜地,就仿佛看到母亲种菜的身影,闻到菜的香味,勾起我对母亲的深切怀念。

## 一枕幽香入梦来

韦昭

那时交通落后,母亲和姐姐只能用肩膀挑着牛甘叶并带上白粥,步行到离家20多公里远的武宣县城街市上售卖。途中还要坐客船渡过黔江,挑担上下码头,她们常常累得满头大汗。

母亲回忆说,当时牛甘叶卖2角1斤,每次能卖10多元。母亲和姐姐还卖过香胶叶、柴胡、前胡等药材,前前后后积攒了一些钱,花了40元给大姐买了一块国产的桂花牌手表。不久,姐姐进城打工,手表转送给我,我既高兴又得意。

夜深人静,听一听手表发出美妙的“滴答”声,独特的声音给我带来无限的慰藉。这块手表,不仅是一个日常物品,而且隐藏着母亲的辛勤劳动和殷切期望。后来,我到县城读高中,便把手表给了父亲。

每当想起那块手表,我自然地感觉到母亲深沉的爱和无私的奉献,领悟到“及时当勉励,岁月不待人”的真正内涵。还有吃着牛甘果时,母亲说的“不吃苦中苦,哪来甜上甜”,这句话在耳畔不停地回荡。

我考上初中那年,母亲用牛甘叶做枕芯,帮我缝制了一个枕头。夜晚,在昏暗的灯光下,母亲小心翼翼地往枕套

里装枕芯,一针一线来回穿梭、缝合,灵巧的双手犹如两只蝴蝶在枕头上飞舞,针针细缝,线线牵情。

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我情不自禁默诵孟郊的《游子吟》。

悠悠岁月,从婴儿娃娃到儿童少年,从校园耕读到讲台歌唱,我的枕套换了一个又一个,但枕芯的材料依旧是牛甘叶。还在学校学习期间,一到寒暑假我就把枕头带回家,扯开针线倒出叶子翻晒。叶子磨损了,母亲就补充一些新叶进去,重新缝好,让我睡得更安心、更舒适。

夜幕降临,繁星满天,皎洁的月光从窗外射入书房,流淌在枕上,似水一般那样柔润。这饱含深情的针线,将一位母亲对儿子的关爱,深深地、密密地缝进了枕头里。我眯着眼睛,顿觉一股原始、纯净的、清新的幽香浸润心田。

“万千枕中生百态,一枕清凉入梦来。”枕着柔软清香的枕头,我顿时忘了红尘喧闹,仿佛又回到故乡那片青山。山间的天然“氧吧”洗涤我的心脾,纯纯的母爱温暖我的全身。

## 书香气息里的母爱

原连辉

出农村,到柳州工作,让母亲羡慕不已。

母亲婚后生了四个孩子。我们年幼时,她讲得最多的便是村里乡间某人靠读书走出农村的励志故事。看得出来,母亲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有金榜题名的一天。

母亲没少为我们读书操心。我读小学三年级时,她买回一本教写作文的辅导书,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本课外书,这在当时已经很前卫了。母亲信佛,烧香拜佛总少不了祈求神佛保佑孩子们读书聪明。我们看书时,谁在旁边打闹嬉戏,多半会被母亲严厉呵斥。

那时,家里没有电视,我们就偷跑去邻居家看电视。听到脚步声的母亲总会教育我们一番:“笨人就浪费大好时光,偷偷跑去看不这没用的电视。把书读好,考上大学,以后怕你们看不了这

么多电视。”

不知是母亲的诚心感动了神灵,还是她的用心起了作用,初中毕业,我考上了中专,成为当时轰动乡间的美谈。母亲更是高兴得不拢嘴,对我说:“崽啊,你考上中专,为我们家带来很大荣光啊。”

我上中专后,母亲便以我为“活教材”,教育弟弟妹妹努力读书。特别是在周末或假日到田地里劳作时,母亲对弟弟妹妹说:“你们要想不干农活,就得像哥哥一样努力读书,考上好学校才能走出农村。”在母亲不间断的唠叨式教育下,弟弟也考上了中专,两个妹妹考上了大学。

母亲痴爱书香气息,一直督促教育我们要勤学苦练,让我们在人生路上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或许,这就是母亲送给我们最好的、裹含着沉甸甸母爱的礼物吧。

## 妈妈的衣车

李英

的裁剪技艺,每次她都意味深长地说:“只要肯留心看、用心记,没有什么学不会的。”

那时候,衣车属于贵重物品,妈妈怕我们弄坏,不让我碰衣车,只教我做一些锁扣眼、熨裤脚这些简单的辅助性杂活,但每一个细节她都严格把关。她说,只有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,才能把一件衣服做好。

在她的小店里,一直保持着车缝社里的优良传统,打个补丁、合个裂口、缝个装饰这些举手之劳的灵活活,从不收费。而且不管是谁求助,她总是立刻停下手中的活帮忙处理;街坊哪一家办婚丧喜庆需要布制品,她也不分昼夜地帮忙赶制;对因家庭困难付不起车工费的老人,妈妈也从不催问。

### 在衣车旁牵挂

由于长期在外地工作,我和妈妈聚少离多,她表达思念的惯用方式,就是给我做衣服。

妈妈擅长做侗族和苗族服装,虽然她知道我不常有机会穿,但每次进货拿到好看的面料,总想给我做一件。年轻时觉得

少数民族服装穿起来太麻烦,经常拒绝她的好意。

随着年岁增长,妈妈的眼力、精力不如从前,早些年把店盘了出去,仅把相伴多年那辆衣车留了下来。近年来,家乡盛行穿民族服装,开始有很多人缠着妈妈做衣服。大多时候,她都以身体不好、工具不齐等理由委婉拒绝。唯我,每次一提出要求,她立即付诸行动,乐此不疲地一件又一件给我缝制。

这两年,妈妈的身体每况愈下,我便想着趁她还有精力指导,用业余时间练一练车功、学一学她的手艺。于是,我也买了一辆小小的衣车,尝试着做香包、围裙这些小作品。只是我已经很努力了,却没有多少样是做得成功的。

每当一次次坐在衣车旁,我更加理解妈妈当年把我背在背上一针一线完成批量任务的艰难,更钦佩她追求分寸不差、毫厘不误的敬业精神,更珍惜她为我缝制的每一件衣服、每一件配饰。

如今,镇里车缝社的那栋楼还在,妈妈的衣车也还在,偶尔给我做新衣服、新裤子。而我,虽然还没有学到妈妈的半分手艺,但我喜欢静静地坐在衣车旁去感怀、去感悟。

## 母亲节

麦登奎

母亲今年66岁,不仅做事马马虎虎,还患上阿尔茨海默病,通俗说就是老年痴呆症。她健忘、多疑,对我们漠不关心,动辄便骂人。为此,哥哥和妹妹经常找借口一周都不着家,照顾母亲的重任自然落在我的肩上。

我伺候着母亲,每天变着花样逗她开心,生怕她老人家哪天不高兴就遭一顿骂。可即使我再小心,也还是引来她的不满。

有一次,母亲拿我的外套去穿,我哄她脱下来,再从网上给她买一件新的女士外套。可她总是嫌这嫌那的,说没有领带,也不是双排扣,还把这事跟小区的张婶和姚婶都说了。张婶和姚婶当晚就亲自登门,两人轮流做了我一个多小时的思想工作。

又有一次,我给母亲喂了午饭,过后她却固执地以为没有吃。

我说:“你已经吃了。”

她说:“没有。”

我说:“吃了。”

她说:“没有。”

争执不下,我只好重新做一份。可等我做好端上桌时,她却道:“午饭早已在我肚子里,你是不是傻了?”我又气又恨,却也只能哭笑不得。

我和母亲的关系有些紧张,或者说误会,我也在想着办法努力解决。母亲节这天,我向单位领导请了假提前下班,决定做几个母亲喜欢吃的菜,坐下来陪她好好聊聊,还特意交代哥哥和妹妹回来团聚。我们在厨房忙碌时,母亲出门了,她说要到楼下走走。可当我们做好饭菜,还不见她人影,打电话也不接,我有些生气。母亲的“老人机”是哥哥到上海出差时给她买的,就是能让她在走失后方便联系。

我拨打第三个电话时,母亲接了。我压制不住心中的火气,声音不由得大了几个分贝:“妈,你现在在哪里,我们都在等你回来一起吃饭呢!”

“你是谁呢?”妈问。

我说:“我是你儿子!”

“儿子,你小声点,我在城东你外婆家呢,我正在喂她吃饭。”母亲“嘘”了一声,又轻轻地说:“姚婶说今天是节日,你可知道是什么节吗?”

## 诗歌

### 母爱无疆

黄隆天

母亲的身影如窗外的月光  
远远地从天空飘进我的梦里  
如同春风轻轻拂过心田  
那温暖的感觉如此清晰

母亲的爱如影随形  
陪伴我走过风雨,穿越山川  
母亲用手中的线  
织成护我一生温暖的衣

母亲的爱如灯塔  
又如北极星般闪耀在心头  
当我迷失时,当我疲惫时  
默默照亮我的人生路

母亲的爱如大地怀抱  
她用宽容包容我的过错,激励我前行  
她给予我失落时的安慰和信心  
她分享我成功的喜悦和自豪

母亲用柔弱的双肩挑起家庭重担  
用智慧和勇气承载着我的梦想  
母亲教会我如何爱,如何珍惜  
教会我如何面对生活,如何拥抱未来

母爱无疆,如同星辰大海  
宽广而深邃,永不干涸  
在这个充满爱的季节里  
我用最深情的文字怀念我深爱的母亲

记得小时候,母亲上山砍柴回到家,总会从裤袋里掏出野果分给我们兄弟吃。印象最深的是牛甘果,又叫余甘果、油甘果,嚼起来先苦后甜,故而得名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家乡的山林沟壑和野外岔路都有牛甘果树。我常跟随母亲和姐姐拉着牛车去山岭割草、砍柴,白天炎炎烈日,晒黑了脸,烤烫了背。热了,我们盼望风儿扇来凉风;渴了,随手摘几个牛甘果或抓几片嫩绿的牛甘叶塞进嘴巴,轻轻咀嚼,分泌的唾液充斥着口腔,咽下爽口甘凉的汁液和渣滓,喉咙得到滋润,满身的疲惫和倦意便一扫而去。

而且,用牛甘叶做枕芯不仅有敛汗去痒、通风透气、冬暖夏凉的好处,还有促进血液循环、疏通经络的功效。母亲懂得这些道理,所以家里的枕头都是母亲从山上采摘牛甘叶缝制的。

物资匮乏的年代,乡下人会寻找牛甘叶拿去换钱。每年,片片翠绿的树叶缀满山坡山脊时,便是母亲忙碌的时期。她和姐姐抢抓节令到山里采摘牛甘叶,一捆一捆地绑好挑回家,连枝带叶晒干,再将叶子轻拍打下,清理干净后装入布袋封好。

母亲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作为家中七姐弟的长女,在那个困难时期,她付出了很多。首当其冲便是学业,那时仅靠外公外婆养活一大家子很不容易,哪还有余钱供母亲读书?

母亲清楚记得,当时的学费是4元8角,外公外婆却拿不出这钱。不得已,她厚着脸皮跟老师赊学费,蹭读了一个学期。学期结束,外公外婆还是拿不出钱交学费。为了下个学期还能读书,母亲只好自己想办法,假期里砍柴割草拿去卖,努力赶在开学前凑足学费。然而,每担柴草只卖三四角。尽管很努力,仍然无法在假期里凑够4元8角。不得已,在老师的叹息声中,母亲只好辍学回家参与劳动,当起了农民。

看着同龄人还能继续在校读书,特别是同姓姓邵的女同学靠读书考上中专,走

镇里的车缝社是哪一年成立的,妈妈又是哪一年进入车缝社……年事渐高的她记不得这些了,但在我的记忆中却能确定:妈妈是车缝社的最后一批女车工,从进入车缝社一直到解散从未离开过。我也确信,妈妈当年是车缝社里的业务骨干,即便几十年过去了,巷里坊间都夸赞她的手艺。

### 在衣车旁长大

车缝社是妈妈养家糊口的地方,也是我孩童时期的成长摇篮。

镇里的车缝社就在我家隔壁,是一座砖木结合的三层楼房;二楼有一个宽敞的车间,十几张大长桌拼成一个大大的案台,摆在车间的中心,一辆辆缝纫机背对着案台围在车间的四周。站在案台周围负责裁剪的,大多是男性师傅,而坐在衣车旁缝纫的,多为女车工。

我和两个哥哥的年纪相差不多,奶奶在家里带不了三个小孩,在我还没坐稳前,妈妈几乎都是背着我踩衣车,其他女车工也多数如此。等我坐稳会爬了,就与其他同龄伙伴在车间角落的一方小天地里玩耍。入学后,童年的多数时光都是和伙伴们在车缝社里度过。

尽管妈妈是车缝社的女工,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我们也不能常穿新衣

服。不过,妈妈总能用她的巧手变废为宝,拾一些零星的布头,剪成一个个小圆形、正方形、三角形,然后拼接成一块块小布料,给我和哥哥们做成小书包、小背心、小帽子……那些年的穿戴,让女同学们羡慕不已。不仅我和哥哥沾了妈妈的光,家里长辈、街坊邻居缝缝补补的活也都由妈妈一人包揽。

### 在衣车旁明理

在妈妈的衣车旁,我虽没学会技艺,但却学到很多做人、做事的道理。

车缝社解散后,妈妈开了一个小小的裁缝店,继续从事老本行。交通便利后,可以从外地进货了,她的小店也卖一些布匹以及花边、亮片等服装的配饰。

此前在车缝社,妈妈只车不裁,刚开始很多人都怀疑她的裁缝店开不下去。事实证明,不管衬衫、裤子、唐装、民族服装……妈妈样样都能裁会车,而且裁得合身、有样,车得平整、结实。

我曾多次好奇地问妈妈是怎么“偷”到